

紫金山

三年來之抗戰經過

(附第四年抗戰經過)

中央訓練團印

MG
K265.2
21

三年來之抗戰經過

目錄

- 第一篇 戰爭之起因
- 第二篇 第一期抗戰經過概要
- 第二章 第一期第一階段
- 第一節 北戰場
- 一、平津及察省方面之作戰
- 平津失陷
- 南口戰鬥及張家口失陷
- 二、平漢路方面之作戰
- 保定方面諸戰鬥
- 石家莊失陷
- 安陽大名失陷及對峙
- 三、晉綏方面之作戰
- 平型關戰鬥
- 忻口娘子關戰鬥及歸綏失陷
- 三年來之抗戰經過

目錄

三



3 1798 9330 4

三年來之抗戰經過 目錄

太原失陷

四、津浦路方面之作戰

姚官屯門

泊頭鐵之堡壘

德縣附近之戰鬥及六城之陷

徒駭河之失守

第二節 東戰場

一、上海會戰——陣地戰

二、退却

三、南京放棄

第二章 第一期第二階段

第一節 北戰場

一、津浦沿綫之作戰——徐州會戰

濟南及泰安失陷

濟寧汶上之反攻

滕縣臨城臨縣之失陷

臨沂門

淮河附近之防禦及江北之游擊

晉亮莊門

魯南對峙及徐州之放棄

二、關海沿綫之作戰

魯西防禦及歸陽失陷

蘭封附近諸戰鬥

三、平漢沿綫之作戰

四、晉省方面之作戰

我向太原反攻

反攻失利後我軍在晉南游擊戰奏功

第三節 東戰場

一、杭州放棄及蘇浙境內之游擊

二、宣蕪失陷後皖南之游擊

第三章 第一期第三階段

第一節 長江方面

一、武漢會戰

第二節 南戰場

一、敵在大亞灣登陸及廣州失陷

第三節 東戰場

三年來之抗戰經過 目錄

三年來之抗戰經過 目錄

一、東戰場之游擊戰

第四節 北戰場

一、津浦及平漢沿綫之游擊戰

二、晉省之游擊戰

第三篇 第二期抗戰經過概要

第一章 第二期第一階段

第一節 南戰場

一、敵在海南島及汕頭登陸

二、敵在欽州灣登陸襲取昌慶

三、粵北戰鬥

四、桂南戰鬥

第二節 長江方面

一、贛北戰鬥及南昌失陷

二、湘北戰鬥

三、贛東戰鬥

第三節 北戰場

一、中條山及晉東南諸戰鬥

二、冀省游擊戰

三、魯南戰圖

第二章 第二期第二階段

第一節 北戰場

一、膠濟戰門

第二節 長江方面

一、慶東戰門

二、襄西戰門

第四篇 結論

附 錄

第四年抗戰經過

三年來之抗戰經過 目錄

三年來之抗戰經過

何應欽

第一篇 戰爭之起因

倭寇向以大陸政策爲其傳統之侵略國策，自九一八事變強佔我東北四省後，仍繼續向南進迫，欲完全佔領我華北以爲其實施大陸政策之根據地。民國二十五年，敵以外交方式提出共同防共與華北特殊化等無理要求，迫我承認，當經我政府嚴詞拒絕，彼以計不得售，復見我國防務設法實施，全國激憤，漸趨統一，乃進一步施展武力侵略手段，以遂其佔領華北進而統治我全國之迷夢，此中倭戰爭之起因也。民國二十六年六月，敵按照預定計劃，先將平津駐屯軍河邊旅團集中兩隊以上之兵力於平漢豐台一帶，七月七日夜，故意在蘆溝橋附近施行演習，藉口搜查失蹤之二士兵，襲擊我宛平城，我駐軍宋哲元部馮治安師之吉星文團，以守土有責，奮起抵抗，是爲蘆溝橋事變，此中倭戰爭之起因也。

第二篇 第一期抗戰經過概要

第一章 第一期第一階段

第一節 北戰場

一 平津及察省方面之作戰

平津失陷

當盧溝橋事變發生時，敵在華北之駐屯軍（駐平漢綏北段及北平登州附近）爲河邊旅團，我軍爲宋哲元部之二十九軍分駐於冀察及平漢綏北段。事變發生後，敵即調豐台駐軍之全部開攻盧溝橋之守軍吉屋文剛，同時按預定計劃分三路侵我華北，第一路由關東軍派遣鈴木酒井兩旅成旅團，經熱河向北平北側地區前進；第二路由朝鮮軍派遣川岸之第二十師團入關向北平南側地區前進；第三路以平津駐屯軍河邊旅團爲基幹，在北平東側地區，對北平包圍攻擊；另由敵國內派出板垣征四郎之第五師團經朝鮮入關，會合敵海軍而圍攻天津塘沽。十二日平津鄭登台通縣等地之敵軍即到處向我挑釁，並在天津集結飛機二百餘架助戰。於是北平近郊戰事相繼發動。惟是時敵兵力尚未集中，乃利用緩兵之計，引誘宋哲元氏停戰，雙方派員調查，謀地方之解決。七月十六日敵八國部隊已逾五師團之衆，計有第五師團，第二十師團，第二十旅團，酒井旅團，河邊旅團，及偽滿軍等，兵員計十萬人以上，敵軍集中完畢後，乃以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先佔豐登台，以進攻宛平。十八日敵設最高司令部於豐登台，司令官爲香月清司，三路併進，攻取宛平。我宋哲元部因駐地分散，雖曾於二十五六七等日在北平郊區台三處作二度堅強之抵抗，終以敵勢不利，彈藥未週，且敵之後援部隊源源增加，至八月四日敵被迫放棄北平。同時我天津保安隊奮勇抗戰，予敵以極大之創痛，亦以衆寡懸殊，天津陷於敵手。敵乃以一部扼守平津要點，一面傾注全力進犯居庸關南口，而扼平綏路之要衝。

南口戰鬥及張家口失

平津戰事七月八月初旬敵即以第二十師團川岸文三師全部及第五第十兩師團各一部并酒井兵團等

沿平漢進攻南口。其主力於八月二十一日繞經南口右側攻我居庸關懷來，而以關東軍之本團旅團（第四師團之第三十二旅團）與鈴木旅團（屬第十二留守師）攻我張北及張家口，另以大井支隊由沽源經龍關截擊平綏路綫，自八月二十日突破我長城軍，繼而威脅口後，即勸同長城外各軍會攻張家口。我軍以湯恩伯指揮之兩師即扼守南口，高桂滋之兩個師守赤城，延慶——懷來之綫，鑾旬旬日，給敵以甚大之打擊，并命陞駐右安莊衛立煥之一部馳往南口增援。該軍輕裝於八月二十一日到經青石口附近與敵接觸，因道路崎嶇，前進遲滯，湯軍右翼遂被突破，南口遂於二十五日失守。

張家口駐劉汝明部，原擬協同傅作義軍會攻張北，乃因連絡不確，行動未合機宜，故遂分頭南下，遂攻張垣，劉軍退守口外，傅軍退守柴溝壘，兵力甚分懸懸，張垣於八月二十七日又陷敵手。

一一 平漢路方面之作戰

保定方面諸戰鬥

平津失陷後，敵積極增兵，八月中旬之交，敵發動南口戰爭。此時平漢邊方處我軍連部據安邦鎮之一旅，在良鄉西南寶家店與當面之敵週邊旅團對峙。八月十五日南口方面吃緊，我平漢綫正面本應採取積極攻勢以策應南口之作戰，乃以兵力薄弱，未能澈底實施。敵軍以寺內壽一為導北派遺軍總司令，香月清司任第一軍司令，指揮第五十師團及河邊旅團鈴木兵團酒井旅團共約六萬人，除以主力進攻南口外，以有力一部在平漢綫活動。自八月二十一起平漢連部，與敵激戰於良鄉城南及房山西北高地之綫，經數次之爭奪，卒因敵炮火激烈，不支後撤，良鄉及房山高地均陷敵手。八月二十

七日，寇轉進至屬頭城琉璃河之綫。此時敵軍已攻下南口，乃復調第五師團及二十師團之主力，增援平漢綫，企圖攻取保定，進窺石家莊，其指揮官爲板垣征四郎，指揮三師之衆，於九月十四日以一部由固安方面渡永定河向我右側背進擊，十五日固安失守，十七日琉璃河失陷，至九月十八日攻涿州之敵已進迫城廂，我軍各部隊奮勇未竣，敵即跟蹤追至，攻涿州於九月十八日亦告失陷。我軍自撤退後，即準備保定附近之作戰，劉總司令時當令關麟徵軍加強新安溝河頭溝城之既設陣地，拒敵南下。惟因正面過廣，以三師之兵力，配備於七十公里之廣正面，兵力不敷，自不待言，以致部隊收容未畢，敵即乘隙壓迫。九月二十日，徐水東西一綫之前進陣地被突破，二十一日晨敵開始攻擊我自涿縣至滿城間之主要陣地，在敵砲與砲火轟擊之下，工事多被摧毀，二十一日晚陣地被敵突破一部，二十二日午敵侵入我關軍主陣地帶，我軍不支，被迫後撤。九月二十四日保定遂告失陷。

石家莊之失陷

保定失陷後，平漢綫方面改任羅濤指揮。此時敵企圖一舉佔領石家莊以完成滄石路之聯綫，并打開香東之門戶。敵指揮官十肥原率領第十四師團第二十師團之一部及河邊旅團主力，沿鐵路南下，以一部由滿城完縣調擊我左翼，定縣新樂先後於九月二十八二十九兩日失陷。斯時適值香北告急，衛正燾之三師團馳赴香北增援，平漢綫方面兵力益形減少，宋哲元部又調往津浦綫方面作戰，正定要地以商震軍之一師及龍剛一旅防守，經敵軍之機械化部隊猛攻及飛機轟炸後，正定及其以西之靈壽均於十月八日同告失陷。敵乘我弱點分三路奔瀋沁河以主力由正定沿平漢綫進迫我正面，以一部由靈壽向正太綫威脅我之左翼，另以一部由靈城側擊我之右翼。我軍三面受敵，終至不能抵抗，而於十月十

日退出石家莊，右翼沿滹沱河南岸之部隊，亦相繼後撤。

安陽大名失陷及對峙

敵於攻陷石家莊後，即將第六師團之一部河邊旅團之一部及第二十師團之全部轉攻晉東之娘子關。濟平漢綫南下者爲第十四師團主力第六師團一部及第十六師團之一部，我平漢綫軍隊除孫連仲馮欽哉會同各師各部已劃歸山西方面作戰外，現有兵力僅步兵三師半與騎兵一師。敵乘我立足未穩，分兩路進擊。主力由鐵道南下，一部由窟骨和鄉趨內邱，我軍於十一日晚到達趙縣元氏之綫，十二日晚又被迫轉移至贊皇高邑柏鄉鉅鹿之綫，十四日退守內邱。因河北平地無險可守，又加兵力單薄，十五日邢台又陷，龍鄆磁縣亦於十七八兩日先後不守，幸我湯恩伯軍團十八日趕到安陽及漳河南岸之綫，嚴陣以待，我吳克仁軍亦於是時到達湯陰。敵分三路渡漳河進犯，斯時在平漢綫正面者爲敵之第六師團，由武安觀台犯我左翼者爲第十四師團之主力，沿肥鄉成安臨漳道企圖攻我右翼者爲第十六師團之一部，十月十九日後，敵不斷向我漳河鐵橋砲擊，另以一部着僞衣混入雜民羣中，由觀台東西保漳渡河期掩護其主力之偷渡，東西保漳一帶高即於二十日上午已爲敵佔。我關麟徵軍遂於二十一日拂曉開始攻擊敵面之敵，當被我二十五師將該高軍奪回，將敵壓迫於河岸，殲滅甚衆，但敵人得河北之增援，遂再圍反攻，自曉至暮，反復肉搏，激戰至晚十二時，敵我傷亡均重，旋以安陽以東辛店集附近敵渡過約一橋隊，斯時敵軍極爲疲乏，乃停止攻擊，佔領陣地，與敵成對峙狀態。敵軍主力因前進受阻，傷亡甚大，自廿三日後已撤退至邢武安附近，擬由武安涉縣進窺晉南，威脅我平漢綫左側背，同時聲援山西之作戰，我軍軍團遂於二十四日推進至沿岸一帶與敵對峙。斯時山西又告吃緊，娘子關被敵攻陷。

山西路局危殆，我湯軍團之第十三軍於十一月二日蒙匪佯援，敵乘晉東勝利，平漢綫上攻向我安陽附近攻擊，我守軍商震部以實力奮勇，左右友軍距離遙遠，不得應援，十一月五日又告失陷，商軍退守寶蓮寺東西之麓。宋哲元集團軍，在臨清堂邑大名內黃南樂清豐滄州之間，以協同平漢綫正面友軍擊破平漢綫南下之敵使晉東我軍作戰容易之目的，以主力沿平漢綫東側地區前進，二騎兵兵團於十一月五日佔領南和任縣，並將邢台以北之官莊車站佔領，其步兵部隊則向邢台攻擊，六日晨已迫至邢台附近，不意敵一面由邢台西北增援，一面由邢台以南沙河方面趕到步騎總聯合之敵向我夾擊，且以敵機多架助戰，敵我相持兩晝夜，於八日下午任縣遂被擊去。十日邢台之敵向我反攻，十一日因大名失守，敵攻陵平甚急，隨兵兵團感受刺激成骨，於十二日乃向衛河右岸移動，步兵部隊十一月六日進擊敵之敵，當晚佔領縣城，七日敵由磁縣方面增加，激戰竟日，八日由臨漳方面殺到步騎總聯合之敵進窺廣平，九日復由廣平西北向大名運動，十日更以全方進迫大名與我三十八師發生巷戰，十一日縣城遂告失守，步兵部隊乃退衛河左岸。敵佔大名後，以一部進窺衛河，主力據守大名。是時華北敵軍先以主力進窺山西，十一月九日佔據太原後，又轉用其第六師團及第十六師團一部於東戰場方面，故對平漢綫僅以第十四師團及十六師團之一部暫取守勢，在平漢綫之漳河及衛河北岸構築工事，與我軍對峙。

三 晉綏方面之作戰

平型關戰鬥

自靜口張家口先後失陷後，敵以酒井旅團向懷來涿鹿前進，以鈴木旅團向宣化前進。以本間旅團向大同前進，期會師於涿源——廣靈——大同之綫。十一日敵主力侵入蔚縣其一部經陽原南下攻擊涿靈，十四日，廣靈東西陣地受敵兩面夾擊，我軍向刀泉——炭壘——亂石關之綫轉進，同時因右翼涿源失守，敵之主力由涿源向靈邱方面前進，以一部由廣靈南下直趨靈邱，我軍因此遂向平型關——雁門關長城綫撤退，期與晉省我軍主力聯合與敵決戰。而敵自掠取察省後，即分向晉北進攻圍佔領晉省以控制華北，以第五師團主力向平型關前進，關東軍主力向懸縣——山陰前進，企圖兩翼夾擊，同時一部，由靈輿向壘甯前進，以一部向左雲岱岳前進，以保其側背安全。我軍為確保晉北要地，乃佈防於平型關——雁門關即池之綫。敵自九月下旬完成攻擊準備後，以約一師團兵力向平型關圍城口之綫進攻，因受我兩方包圍夾擊，我朱德部尤予敵以重創，敵即向蔡峪口潰退。敵以攻擊未能奏功，遂積極增加兵力，二十五日敵得援，繼續向平型關攻擊，迄二十九日敵另以大部兵力由茹越口直衝鐵角嶺，我移調北樓口突出之一部抗拒之，但時體稍遲，敵遂由鐵角嶺，直趨蔡峪。我平型關正面以總隊被遮斷，乃於三十日夜分向五台山地代縣之綫轉進。

忻口娘子關戰鬥及歸綏失陷

十月初。敵以第五師團一部向五台山地一帶發攻，關東軍鈴木與關由繁同時向懷來前進，本間旅團由雁門向原平前進，另以一部由朔縣向寧武前進，企圖直下太原解決華北戰局。我為挽回危機，着眼於山西要地之確保，決定轉用平漢綫兵力十月二日，衛立煌統率四個半師星夜由石家莊向太原以北地匯集中，并以晉省我軍固守蔚縣原平冀得時之餘裕。至十月八日，蔚縣失守原平告急，十日原平失

守，此時我衛軍大部已集中於忻口及其以西地區。敵自攻下蔚縣原平後，即以板垣指揮第五師斷取東軍第一，第十二師團等部約五萬餘人，於十月十三日以中央突破方法攻擊忻口陣地之南懷化高地，我以衛立煌爲總司令，其主力於十月十二日展開於龍王堂界河鋪大白水南峪之綫，而以忻口附近爲陣地之軸心，會合晉省我軍，區分三個兵團，以劉茂恩爲右翼兵團，王增國爲中央兵團，李國慶爲左翼兵團，自十三日發生戰鬥後至十八日止，陣綫穩固，且迭次出擊殲敵三四萬人，造成華北各戰鬥中最有利之戰局，郝軍長夢麟劉師長宗麟均於是役殉國，我朱德部在敵後方襲擊，迭次與敵以重創，迄十月初，我受晉東不利之影響，晉後聯絡綫有被敵截斷之虞，遂於十一月二日夜自動向太原附近轉進。先是晉東方面自平漢綫之敵於十月十日佔佑石家莊後，以一部沿鐵道南下，以主力第二十師團沿正大路西進，圖以外綫作戰之態勢，策應其晉北軍，以會攻太原。我爲確保晉東，當將孫連仲部，馮欽哉部，曾萬鎰軍及第十七師等部，自十月六日以來，開始轉移於太行山隘路，娘子關南北之綫。十月十日敵先頭兩聯隊到達井陘附近，與我守屹巖嶺之第十七師發生戰鬥，十四日敵西進至蒼澤關，我萬鎰所部包圍，給養彈藥均賴飛機輸送，但因裝備關係未能全部解決。二十二日敵韓田平漢綫第十四師團前來解圍，以一部向娘子關正面施行牽制攻擊，以主力約四聯隊由橫白車站（井陘東）向南障城側魚鎮前進，企圖包圍我軍側背，我晉東指揮官感受後方之危險，遂將正面之孫連仲部轉移於平定方面，並將預定增援晉北之孫震軍轉移晉東，因兩方顧慮，致部隊抽調未合機宜，十月二十六日娘子關遂告失守。十月三十日敵到達平定時，我擬以朱德部由平定西南山地向該敵側擊，不料晉區發現敵約一旅團西進，此計劃又不能如期實施，從此指揮失序，各部分離，陽泉壽陽相繼陷落，太原危殆。

北有利陣綫爲之動搖。我爲挽回晉東敗局，曾於十一月一日令在平漢綫西側水冶鎮之第十三軍迅開太谷應援，終以派輪團雖未能投合戰機參加戰鬥，晉東晉北因之均陷不利，而太原終以不保。

綏遠方面，自傅作義軍調晉後，綏遠駐軍尙有騎兵四個師，及步兵兩個旅，能予晉北之敵以戰略上之側擊。敵人有見於此，於十月十日以千田鐵化兵團協同偽蒙軍沿平綏綫向歸綏正面進攻，同時以兩聯隊由涼城進襲歸綏側背，斯時我軍指揮欠統一，部隊又過於分散，綏垣遂於十三日失守，十六日包頭相繼陷落。

太原失陷

晉東敗退，太原危急，我以保衛太原要點爲目的於十一月二日令北正面各軍向太原以北青龍鎮既設陣地轉進，與晉東軍協同作戰，而以傅作義部守太原城。晉北各部於二日夜開始轉進，因受敵空軍猛烈轟炸，及機械部隊之跟蹤追擊，立足不易，衛總司令不得已將陣地轉移於太原北郊，終以東山失守，受敵壓制，不能再行撤退。此時各部隊因屢轉進，不免發生紛亂情形，守城傅軍交敵砲空制壓，太原城北被敵衝入，傅兒大勢已去，於九日夜率部向西山衝出，堅持月餘之太原，至此遂告陷落。敵於進佔太原後，再沿鐵道進至太谷平遙汾陽之綫，其攻勢行動即告停止。我軍亦因太原戰門，亟待整理，乃劃定防守及整頓區域，以行補充。

四 津浦路方面之作戰

姚官屯戰鬥

三年來之抗戰經過

八月中旬，敵略略滄州打頭搶石錢之目的派西尾壽造爲第二軍司令官，令磯谷廉介之第十師團沿津浦綫東側，中島今朝吾之第十六師團主力沿津浦綫西側南下，九月十日敵第十師團突我馬廠破正面陣地後，我李哲元部之第五十九軍於即日申刻向娘嶺河南岸撤退，應炳勳部之三十九師業已在魏官屯東西之綏佔領陣地掩護宋軍之撤退，敵之第十六師團主力則與我吳克仁軍在子牙河對峙。九月二十一日，敵軍第十師團開始向我三十九師之魏官屯陣地攻擊，激戰四晝夜，斃敵甚多，二十四日晚，以其優勢之砲火摧毀我陣地，我鐵道附近之陣地被敵突破，乃全綫撤退，滄縣亦告失守。

泊頭鎮之襲擊

敵自九月二十四日佔滄縣，仍繼續進犯，我軍預定退守魏河南岸之計劃，因敵追迫甚猛，未能確實佔領陣地，乃繞河南皮方面轉進，佔領蓮花池股官屯張家口之綫。敵二十六日攻佔馮家口，二十九日佔泊頭鎮，東光連亦均相繼失守。二十九日我馮司令長官玉麟、魏副司令長官鍾麟親赴南皮督率各軍襲擊馮家口泊頭鎮，敵與東光之我軍夾擊殲滅之，九月三十日夜半，各部開始襲擊，十月一日上午，分別佔領馮家口北窗口及泊頭鎮附近之代莊等處，斬獲甚衆。但以通信困難，與正面友軍無應切之連絡，乃沿鐵路東側向南撤退。

德縣附近之戰鬥及大城失陷

十月一日，泊頭鎮襲擊未奏效後，各部隊向德縣以東地域撤退，原調山東韓、樂部之兩師增援，九月三十日韓部第八十一師始有一部到德縣，斯時美園已告失守。十月二日晨第八十一師之第四八一

圍攻擊桑園之敵，當將該地收復，旋因敵軍增加又放棄，退守德縣。敵三日開始攻擊德縣，經我死力抵抗，至五日上午，城垣被燬多處，我二四三旅旅長運其昌率部激戰，結果四八五團全部殉國，德縣五日終告失陷。我軍即退老黃河右岸佈防。

是時大城當面之敵十六師團主力，與我吳克仁軍在子牙河大城文安之邊對峙，九月十五日吳軍以主力向北趙扶姚馬渡之敵攻擊，敵不支退守子牙河東岸，自二十日起，敵復增兵向我反攻。激戰至二十三日，吳軍以傷亡甚重，乃放棄大城，退守牛各莊牛莊之綫。

徒駭河之失守

德縣失守後，我軍即沿老黃河右岸佈防，並以一部在黃河南岸構築工事，敵我對峙約一星期。十月十二日，敵偷渡老黃河向我平原以北陣地攻擊，我韓復榘部撤至徒駭河南岸與敵對峙。此時華北敵軍正以全力攻略山西轉用其第十六師團於平漢綫方面，我最高統帥部以山西軍事吃緊，津浦路上敵兵力薄弱，令韓復榘集團以主力攻德縣，進出滄縣，以牽制敵人。乃該部推進遲緩，敵曰先我於十一月五日向我陵縣臨邑之守軍攻擊，同時又由鹽山方面向我攻擊，十日晚陷慶雲，十一日陷惠民，十三日陷濟陽，我黃河北岸陣地動搖，韓集團遂於十日逐次向黃河南岸轉進，黃河鐵橋亦於是晚自行焚燬，自是與敵成隔河對峙狀態。

第二節 東戰場

一 上海會戰——陣地戰

三年來之抗戰經過

自廣溝橋事變發生以後，敵人在全國各處啓蒙，尤其對於經濟重心之上海，蓄意謀擊。八月九日，敵武裝官兵侵入我虹橋橋頭，我敵激戰，藉此集中多數兵艦，并以陸軍空軍陸隊，要求撤退虹橋滬保安隊，經我嚴詞拒絕。八月十三日，敵遂借結駐滬陸軍及海軍陸隊，約萬餘人，向我保安隊進攻，滬滬戰事，即告揭發。我爲驅付善變計，令張治中部三個師向上海增援，我軍一度進展至匯山碼頭。八月二十二日晚，敵第三師團，第十一師團及第八師團之第四旅團第十一師團之一旅團於川沙獅子林寶山同時登陸，向寶山羅店瀏河之邊南犯。我續調陳毅部增援，二十四日起，對敵反攻。惟敵海軍砲與陸空軍之協同奮勇，火力益猛，終未奏效，嗣以敵後援部隊陸續增加，以主力進攻羅店，十九日羅店被陷，九月一日至七日之間，吳淞寶山亦相繼失陷。十七日我軍防守北站——江灣——廟行——朝王廟——羅店西南——蕪草墩之線。

九月中旬，已到滬滬之敵軍，計有第一第三第十一師團，及第六第八第十六師團之各一部，共約十萬人，砲三百餘門，戰車二百餘輛，飛機二百餘架，與我預視所指揮之朱紹良羅卓英薛岳三個集團軍對峙於北站劉行施相公廟瀏河之線，對峙互相。奪之陣地。敵軍以第一第三兩師團之主力犯我劉羅公路，但因我增援部隊之猛烈抵抗，終無進展。迨九月二十日，我第七十師正面之高橋駝宅及五十七師之陸橋等處同時被敵突破，我軍乃向蘆蕩濱南岸陳行廣福廟相公廟瀏河之邊南移陣地。

我軍自移至新陣地後，敵增援之第一〇二、一〇六、一〇七、一一四、一一六等師團之各一旅團，及台灣軍等部，此時均已先後到滬，計兵力約在二十萬人以上。十月七日，敵以其第三第九兩師團，開辦優勢砲火之掩護，由蘆蕩濱北岸向我第八師正面之羅大黃宅及胡宗南軍正面之西亦房開始強渡，敵數日，殘敵日夥，十月十一日以後，敵繼續猛攻，特集中火力企圖突破我大場陣地，與我激戰至

烈。我爲恢復蕪湖濱南岸陣地計，決行反攻，以韋靈濬軍由黃港北侯宅談家頭附近向蕪湖濱南岸之敵攻擊，以葉驥軍由趙家宅向東攻擊，以九十八師由唐福兩側地區向侯家頭侯家宅之總攻擊，原任守備之各師各編成一團至三團不等，向當面之敵攻擊，以協同各路軍之前進。十九日夜各部開始前進，適敵之主力亦向東進攻，戰鬥至爲激烈，我傷亡甚大，乃於二十三日那至小顧宅大場走馬塘新橋磨家橋之綫，但圍非全崩行方面及陳行以北之陣地仍無鬆動，我軍於陣地轉移後，敵仍繼續進攻大場至二十五日大場陣地大部被燬，遂告突破。我上黨方面守軍，因側背感受極大之威脅，於二十六日乃向蕪州河南岸江橋，小南翔之綫撤退。三十日敵又在侯家宅姚家宅兩處渡過蕪州河，佔據該點數處，我雖迭次反攻，敵憑藉優勢砲火之掩護，頑強抵抗。十一月七日，敵後縱部隊愈加增多，先是敵爲迂迴我之蕪湖陣地計，於十一月五日以其第六第十八兩師團由杭州灣北岸之全公亭金山咀淨地同時登陸，當時浦東我軍與楓經我軍奉令夾擊登陸之敵，索以連絡困難，行動遲緩，未克如期實施，敵直向松江方面進迫，我吳克仁軍因集結未畢，即與敵接觸，致被敵各個擊破，九日松江被陷，我蕪湖陣地此時感受滿面之重大威脅，乃於是日施行全綫撤退。

退却

十一月九日晨，我蕪湖之中央兵團開始向青浦白鶴港之綫轉移陣地，因當時之連絡困難，下達命令較遲，各部準備未週，撤退秩序較爲混亂，是以青浦白鶴港之綫又於十一日不守。於是左翼兵團不得不與中央兵團同時向吳淞綫之既設陣地綫撤退，當時以受敵砲之威脅，舉步困難，各部隊撤退秩序更爲紊亂，故吳淞綫又告不守，而向錫澄線轉進。十一月二十四日敵追至無錫附近，二十五日該處又

被陷。我京滬綫各軍爲將來之作戰有利，二十六日乃以一部沿京滬綫向常州，主力向浙皖邊境撤退。江陰要塞由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一日與敵激戰五日之久，亦因援絕被陷，該處守軍突圍向鎮江方面向轉進。

滬杭綫方面敵第十六師團及近衛師團之一部，自佔領松江楓涇後，其主力即沿鐵道南下，我右翼之劉建緒集團，十一月九日佔領乍平嘉之既設陣地綫，惟正面過廣，十一月十四日嘉善被陷，十九日嘉興又告不守。敵第六師團由嘉浦越徽山湖西進，於十一月十三日佔據平望，爾後即與嘉興附近之敵會合，沿太湖南側地區二十日攻佔西潯。我爲鞏固吳興之防務計，乃令新到之廖磊軍先頭部隊佔領昇山市至大錢鎮間之陣地，以劉湘部之五個師集結於廣德泗安安吉之間以爲策應。敵自佔領南潯後，繼續西進，二十四日突破我昇山市，二十六日又陷吳興，當時我已到泗安安吉之劉湘部三個師向突入之敵攻擊，但以部隊之行動較遲，未克實施，此後敵即以一部向泗安廣德宣城蕪湖西犯，主力由郎溪會攻南京。

南京放棄

十一月二十六日錫澄綫失守後，我軍即以主力向浙皖邊境撤退，一部向南京撤退，參加守城。十二月初敵以其第六第九第十二師團及第五師團之第九旅團分向南京進迫，十二月四日，敵以主力沿京湖路，一部沿京杭路，各出現於林院關及句容附近，是晚兩地均失守，十二月五日，敵以主力進攻淳化鎮一部攻湯山，激戰至八日，湯山失守，龍潭淳化鎮相繼失陷，十二日雨花台不守，遂下令放棄南京，十三日敵佔南京，我守城部隊除突圍而出者外，餘均作壯烈之犧牲。敵佔南京後，擬兵放火，

劫掠屠殺奸淫，將我軍遺棄之屍及失去抵抗之徒手士兵，用繩索捆綁，每百人或數百人連結一團，用機關槍射，或用汽油焚燒，其官軍率領士兵到處放火，并藉搜索爲名，挨戶侵入民家及各機關內，將所有貴重物品及中國藝術品捆載而去。至於被強奸之婦女，更難計其數，并於強奸之後用刀割去婦女乳頭，任其裸臥路旁，婉轉呼號則獸兵則相顧以爲樂，在一日之內，竟有將一個女人輪奸至三十七次者，被奸婦女之年齡有僅爲十二歲者。南京敵軍五萬餘人，其憲兵只有七十人。且根本不執行憲兵職務，可知其有惡作態，故極短時間內，我民衆及婦孺被蹂躪及慘殺而死者統計在十萬人以上。據外人自察當時情形者，謂爲現代史上破天荒之殘暴紀錄，在野蠻獸行，比未開化之人種，蓋有過之無不及。

第二章 第一期第二階段

第一節 北戰場

一 津浦沿線之作戰——徐州會戰

濟南及泰安失陷

自韓主席部退守黃河南岸以來，津浦綫北段形成對峙態勢，戰況沉寂。南京失陷後，敵江北進，津浦綫中段浦縣一帶已爲敵有，敵圖南化夾擊，以打通津浦路。此時北段敵軍，於十二月二十三日，以一部在濟陽青坊間渡河，延安鎮歸仁鎮相繼失守，韓某二十四日晚離濟南赴泰安，留第二十師

守濟南，二十五日敵佔周村，二十六、二十七兩日分向濰縣博山進迫，二十七日晨濟南被陷。敵復由博山乘勢朝泰安，我軍向大汶口青陽之綫撤退，一部退臨沂及運河西岸。十二月三十一日泰安失陷，青島我海軍陸隊等以青島過於突出，無死守價值，亦於同日自行撤至諸城沂水一帶。二十七年一月二日，韓、栗又放棄大汶口，五日濟南失陷，該軍部隊均撤至運河西岸，僅以一部沿河扼守，主力退集於曹縣城武單縣等處。

濟甯汶上之反攻

韓復榘集團退守魯西後，中央以韓復榘作戰不方，明正典刑，改任孫桐萱為該集團軍總司令，并將津浦綫劃為二個戰區，以李宗仁為司令長官。二月十日李長官為確保徐海之安全，乃令孫集團推進至運河西岸，襲取濟甯汶上以為據點。該集團軍自韓氏伏法，士氣益奮，即一部確實佔領孟靈山李家屯安與集之線，以第八十一師直攻汶上，第二十二師進攻濟甯，第二十師在鉅野鄒山集附近為預備隊，十二日起各部開始攻擊，激戰數日，敵我短兵相接，肉搏巷戰，異常壯烈，殲敵甚多。嗣以火力懸殊，及敵軍之大部增援，我傷亡奇重，乃於二十五日撤至相里集羊山營鉅野之綫佔領陣地，並一部對沿津浦綫南下之敵施行側擊。

滕縣臨城陞縣之失陷

泰安失陷後，最高統帥部急調鄧錫侯部趕赴臨城以北津浦路正面，以支援孫桐萱之作戰，其先頭於二月七日到達鄧縣時，鄧縣已被敵佔，鄧軍一面對鐵道附近嚴密佈防，一面向鄧縣方面之敵施行

攻擊，月餘以來，因魯西我軍相宜，反攻，及鄆部之竭力支撐。敵亦無力沿津浦路南進，形成對峙狀態。三月一日，我增調張自忠軍於滕縣附近向鄆縣濟寧之敵進行攻擊，旋因青島方面之敵有南進模樣，張軍即調往臨沂方面。三月九日左右，鄆縣之敵增加，十四日向我界河陣地攻擊，我軍傷亡甚大。界河被佔，並據知敵由濟南青島方面源源增兵，有大舉南下之企圖。乃令在濰縣之湯恩伯軍團之王仲廉副師長率先後馳援，並分派劉登雲集團由魯西向兗州側擊敵人，以策應正面之作戰。十五日敵已增至三萬人，附騎炮各隊隊車百餘輛，已進佔濰縣，我守軍鄆部第一二二師閉城死守，以待湯軍之增援，湯軍團王仲廉軍之先頭十六日在官橋佔領陣地以掩護主力之集中，並派一部向濰縣東北攻擊前進，期解濰縣之圍。時敵分兩路已向臨城挺進，我軍猛力抵抗，雙方傷亡均大，十七日濰縣經敵以猛烈之炮火轟炸後被陷，我守城師長王銘章殉國，旋官橋陣地亦告失陷，我副師長劉登雲先頭師之一旅及在沙溝附近佔領陣地，與敵激戰後，十八日突破。惟日來之激戰予敵以深切之創痛，十八日晚，關軍後續部隊陸續到達，即在韓莊沿運河南佈防，並以王仲廉軍向東轉進，佔領濰縣東北西南一帶高地，一一〇師於十九日亦到達，官兒莊方面，鄆錫侯部則退至韓莊以南整理。

敵陷濰縣後，十八日由濰縣增援，對我膠濟王仲廉軍陣地攻擊，待其步炮空與機械化部隊協同之威力，竟日向我猛攻，終未得逞，十九日復繼續以步兵猛攻濰縣。血戰竟日，我軍第四師二十三團團長殉國，全團官兵傷亡慘重敵乃滲入濰縣。

臨沂戰鬥

青島放棄後，沈鴻烈即率海軍陸軍部隊保衛濰縣，丁麟壽繼至諸城沂水等處，擴大防禦，收復濰縣。

●二月三日該縣又被敵第五師團板垣征四郎部攻佔，并有會同津浦路方面之敵進攻徐州之勢。我爲增強魯南兵力，乃令龐炳勳部迅速向臨沂進出，協同沈部在魯南積極攻擊，在新泰泗水等處斬獲頗多。至二月二十日，敵欲由魯南直取徐海，發力南犯，我龐沈兩部節節抵抗，莒縣日照相繼失陷。龐軍退守臨沂，我即調正攻濟堯之張自忠軍向臨沂增援，張軍三月十二日到達臨沂附近，與龐軍協力反攻，殲敵甚衆，敵第五師團之兩個聯隊全被消滅，殘敵于十七日夜向北潰退，我龐張兩軍跟蹤追擊，二十三日敵增援向我反攻，我仍退守臨沂以北地區。

淮河附近之防禦及江北之游擊

敵自攻陷南京以後，卽向江北推進，企圖打通津浦綫，連貫南北戰場。自一月以來，與我在張八嶺岱山鋪珠龍橋藕塘一帶對峙，敵屢增援兵，我以韋雲淞軍守備合肥定遠明光一帶，一月十八日明光失守，三十日池河橋被突破，定遠蚌埠相繼失守，我增援之團孫集團不克及時趕到，而淮河北岸西三十里鋪等處敵我激戰正烈，各守軍在寒衝鋒不下數十次，迄三月六日，我以龐集團一部向定遠反攻，並以增援之張自忠軍接替于學忠部淮河北岸各陣地之守備陣綫，敵雖數次猛攻，迄未得逞，旋以張軍奉令北調臨沂，淮河北岸仍由于軍固守，並以韋雲淞軍固守墟橋洛河之綫，周祖晃軍在老人倉向池河鎮寇寇積極反攻，並到處發動大規模游擊戰，因之敵被我吸引牽制，大受打擊，敵曾進出淮河北岸，仍不能前進，其大部仍撤回南岸，形成對峙態勢。

台兒莊戰鬥

敵第十師團懷谷慶介部於佔領膠縣後，即以一部進佔韓莊，而以懷谷慶介主力沿台兒莊鐵路挺進，欲以迅雷之勢，攻佔台兒莊一線，以爲進攻徐州之根據。適我孫連仲部到達該處，予以迎頭痛擊，湯軍團之王仲廉軍新時仍在嶧縣附近與敵相持。另以一〇師接替關麟徵軍運河南岸防務，以關軍向嶧縣以東地區進駐，會合王仲廉軍準備側擊敵入。此時敵遂次增加兵力，自三月二十四日起至四月三日止，懷谷師團主力全被我孫連仲軍團吸引於台兒莊附近，而在此旬日間台兒莊之軍事變態極爲激烈，敵竭其全方並運用其優勢之炮兵及機械化部隊（野戰炮六七十門重炮十餘門戰車三十餘輛）猛烈圍攻，我軍孫部之三十一師（沈峯城師）以與台兒莊共存亡之決心，奮門抵抗，反有肉搏之勢。雖台兒莊城寨被敵佔去四分之三，我守兵屹然未動，死力支撐，以待我機動兵團包圍攻擊之成功。敵主力既被吸引於台兒莊附近，膠濟方面僅存一部，我湯軍團於三月二十六日向嶧縣之敵猛攻，殲其大半，殘部僅隔頭抗，敵復由臨沂方面增援，我湯軍團乃放棄攻擊膠濟之計劃，而以主力向台兒莊北側敵之側背猛攻，三月三十一日，台兒莊之敵已完全陷於包圍圈內。斯時臨沂方面敵板垣師團及該師預備役第一〇五師團所屬之沂州支隊再攻臨沂，我關張兩軍浴血苦戰，敵迄未得逞。敵以台兒莊正面萬分危急，乃將臨沂方面之板本旅團沂州支隊放棄臨沂之攻擊，星夜轉用於愛曲方面，攻我湯軍團之側背，希圖解圍谷莊之敵，我湯軍團乃迅速以關麟徵軍轉用該方，並以周善軍加入攻擊，一鼓將敵擊破，仍回師圍攻台兒莊之敵，四月六日晚間，將敵敵滅三萬餘，殘敵萬餘人向北潰退，我軍限隨追擊。斯時我堵擊兵團曹福林部已由魯西沿津浦路南下，到達臨城東莊北側地區，敵退路被遮斷，乃利用嶧縣附近之良好地形與堅固城寨負隅固守。

三年來之抗戰經過

魯南對峙及徐州之放棄

台兒莊敵軍被擊破後，我全線追擊，敵奔死抵抗，我各軍節節進逼，猛烈屠追，敵佔據臨縣附近之韓山九山及稅郭等以固圍寨，憑有利地形，固守待援。四月二十日後，我樊崧甫盧漢各軍相繼到達戰場，同時敵亦由津浦陸續增援，更以猛烈之炮火靈次向我反攻，而臨沂方面之敵亦增加甚多，協力繼續向西南進犯，至五月十三日以前，敵軍（第五、第十、師第一〇三、第一〇五、第一一〇師團各一部，及山下兵團與酒井兵團一部），與我湯恩伯孫運仲兩軍對峙於楊家臺台山兒莊及其以西之棧。

四月下旬以來，晉綏及蘇皖各戰場之敵，陸續向津浦總南北兩段轉移，企圖包圍徐州，五月上旬津浦綫南段之敵，除一部犯合肥牽制我方我軍外，更以其第九師團及井關機械化部隊等循渦河出蒙城，而阜甯淮陰方面亦有敵第三、第一〇一、第一一六等師團之各一部活動。五月九日我蒙城被陷，十二日晨敵又陷永城直趨歸德，更以一部進犯徐州。此時蚌埠附近之敵（第一〇二及第一〇七第一一九師團之各一部）亦進迫宿縣，我廖壽部向西轉移。同時津浦綫北段濟甯方面之敵則以第一二一師團向南進犯，我以守兵薄弱，十一、十四、兩日鄭城荷澤相繼失守。敵並以第十六師團之一部由南陽鎮西渡南陽湖攻我魯西軍之右側，敵第一一四師團攻我金鄉魚台，十四日金鄉魚台又告不守。我孫桐萱部及商震龐炳勳等部在魯西關地勢之下，無險可守，敵到處突竄，我節節抵抗，以遲滯敵入向臨海路之南進。十三日我魯南部隊，爲脫離目前之不利態勢起見，十三日起整然西移，於五月下旬我孫運仲湯恩伯等部，各抵豫南鄂北指定地點，徐州則經劉汝明部劇烈抵抗後，亦于十九日放棄，敵軍企圖

包圍我魯南大軍之計畫，全歸泡影，惟徐州官戰亦于此告終。

二 隴海沿線之作戰

魯西防禦及歸德失陷

五月上旬，敵分向歸北魯西轉移，我爲集結強大集團擊滅敵計，乃以孫傳芳軍主力在相里集潭集之綫，及微山獨山兩陽各湖西岸之李必營李英軍師駐鄭城及紙坊鎮鉅野之綫，以掩護大兵團之集中。五月九日濟甯方面之敵開始向金湖魚台鄭城進犯，並一部西渡微山湖進攻沛縣，以威脅我側背。在魯西廣闊之平原內，敵利用機械化部隊，由我開竄竄後，鄭城魚台金湖沛縣於十一、十四、十五、十八、等日相繼失陷，敵直趨臨海綫。五月十一日，我俞濟時軍及黃杰軍分在禱山歸德等地已集結完畢，李漢魂軍向歸德輸送，斯時由蒙城北犯之敵突犯北區，臨海綫形勢漸緊張，我最高統帥乃令韓岳統，俞黃李三軍爲魯西兵團，以擊滅當面之敵。五月十二日，北面之敵又佔永城，即以五輕決部隊直趨禱山歸德，於是在韓岳口周集等地發生劇烈之戰鬥。五月二十一日起，敵猛攻禱山，二十四日被陷，黃軍西撤，敵陷禱山後，以一部經虞城轉歸德，主力沿鐵道西進，二十六日開始向我歸德陣地攻擊，二十七、二十八、兩日經敵以猛烈之炮火轟擊後，二十八日歸德又陷，黃軍遂向睢縣柳河集轉進。

蘭封附近諸戰鬥

自五月十六日以來，由荷澤南下之敵，第十四師團七旅旅部主力，向虞濶集南進，企圖遮斷我隴

理，兵員之補充，及東西兩戰場兵力之轉用，遂無餘方繼續南下，乃與我萬福麟部在安陽以兩湯陰以北之寶蓮寺一帶陣地相持達三月之久，我並在冀中冀西發展游擊戰，二十六年十二月下旬，敵發動津浦綫之戰爭，企圖打通津浦綫，截斷鹽海綫。予我平漢綫以重大之威脅，但師久無功，乃在平漢綫方面開始積極之行動，另圖發展，二月八日，敵十四師團士肥原部，以其主力在敵後掩護之下，向我寶蓮寺陣地猛犯，我萬軍高樹勛部奮勇抵抗，激戰四晝夜，卒因部隊傷亡過大，至二月十一日不得已轉進至淇河，以西高地繼續抵抗，是時我宋哲元部主力在道口汲縣陣地，九日敵有力一部由右翼方面侵入濮陽，十三日進佔長垣與封邱，十五日急轉西進，以與沿平漢綫南下之敵相迫擊，而圍攻我宋軍，我宋軍與正面之敵相持數日，因汲縣陣地被突破，於十五日向新鄉附近之既設陣地轉移，又因立脚未穩，敵已跟進，而新鄉以南之元村已發現敵蹤，我宋軍乃於十八日放棄新鄉，向西轉進，旬日之間，在獲嘉修武焦作博愛沁陽濟源各陣地逐次抵抗，阻敵西進，以期確保太行山脈及晉冀晉南各要道掩護我山西戰場之右翼，我爲策應宋軍作戰起見，經派兵北渡黃河向清綫以南平漢綫以東地帶進出，○次予敵以重大之打擊，敵遂未能渡河南犯，至四月上旬，敵在台兒莊慘敗後，即轉移各戰場之兵力於津浦綫南北兩段，以圖包圍徐州，更以一部集結於濮陽濮縣附近，企圖東渡以迫魯西。

四 晉省方面之作戰

我向太原反攻

自南京失陷後，敵企圖打通津浦路，當即轉移兵力，由津浦綫南北夾擊徐州，同時平漢路亦策動

三年來之抗戰經過

攻勢，向新鄉南進，互為呼應，我晉東部隊為策應津浦平漢兩綫之作戰起見，決向太原之敵反攻，仍以衛立樞為前敵總司令；統率各部隊向目的地前進，原定二月十五日到達指定地，惟敵此時亦以津浦總線經我軍迎頭痛擊，戰事不利，亦變更計劃，企圖以主力略取晉南，先完成其佔據黃河以北之目的，乃以其第一軍（第一〇八師團下元龍階部）由東陽關博愛二路西進以威脅汾陽，第三軍（第二〇師團川岸文三郎第一〇四師團柳用平照第一〇九師團關山重彥）循同蒲路，及其西側南犯，希圖壓迫我軍於黃河沿岸，自二月中旬接觸以來，敵銳氣益加，我軍不利，乃於二十五日開始向汾河以東山地及汾西以南山地轉進，預定俟各部到達指定位置後，再連繫南翼部隊夾擊汾河以西及向安澤前進之敵。

反攻失利後我軍在晉南游擊戰奏功

侵入東陽關之敵先頭約三四千後續為一〇八師團階長治後，一部竄屯屯留，主力費長子屯留間出良馬竄臨汾同蒲總正面之敵為二十師團及高橋兵團暨第一師團山下兵團各一部，沿鐵道南下，繼又轉移主力向我汾西岸迂迴，臨公路之敵為一〇九師團及板橋（一〇四）師團一部，進佔汾陽後，一部竄離石，主動襲大麥郊出隰縣進犯大寧，另以山下兵團主力及第九師團一部封鎖文交以北各隘口，拒止傳軍南援，并以黑澤兵團（騎兵）偵察搜索以威脅我軍翼側板橋師團主力任陽曲警備，我為減少損害，乃於三月中旬不以扼守城鎮為目的，完全分散於山地，以靈巧妙之運動騷擾敵，當將以前所分左翼中央右翼各兵團改為東南北三路軍，各有系統，縱橫連繫，迄二月十七八兩日敵以兩師團以上之兵力分路圍攻我郎吉十九日吉縣失守，廿二日鄉寧失陷，四月中旬，敵又企圖消滅我晉東部隊，調集主力萬四千餘人，以壽社武鄉沁縣為目標，分路由涉縣和順子洪鎮沁源襄垣向該區前進，我為收復晉

東汾兩晉北起見，當決定部署如下：朱雲冰武士敏部清滅子洪鏡方面之敵，會高鶴齋伯誠阻絕東陽關長治屯留，趙澤山楊亮天阻絕高平以南敵之北犯，王靖國對離石汾陽陳鑑對靈石霍縣，阻敵南援，劉茂恩殲滅蒲縣黑龍部之敵，陳長捷殲滅鄉寧附近之敵，孔繁瀛附十二師王旅殲滅河津禹門之敵，劉勤裴員會高桂滋殲滅沁源一帶之敵，李錕鈺分控絳縣翼城牽制侯馬南北之敵，彭述如控置陽城南北，趙承綬何柱國賈龍金靈章等部分別在晉北，實行舊任務，各保安游擊隊幫助正規軍積極活動，至廿二日，我東路各軍已將敵入圍攻計劃，劉師及徐旅圍攻武鄉，將敵擊退，高桂滋劉勤裴英厚等部攻克沁源敵圍南窟退，沁源西門之寺溝，裴昌部截擊，敵傷亡枕藉，朱武兩師擊退子洪鏡之敵，陳長捷完成肅清吉縣任務，并攻克鄉寧連合東路軍向臨汾威脅，王增國軍掃蕩永和石樓之敵向中陽進展，郭師已迫離石城下，趙承綬及賈龍部截斷晉北交通，一部迫近太原，迨廿六至二十九日於長治高平晉城兵役戰況尤為激烈，每處均斃敵甚多，俘獲輜重人馬無數，殘敵一部竄武安外，餘約萬人悉向晉城以南潰竄復經我游擊隊剷除之殘孽，狼狽萬分，晉城遂於五月一日克復，晉東之敵至此已全肅清。五月初旬，我為先肅清晉東三角地帶之敵起見，當策定掃蕩該地帶殘敵計劃，自四日起，開始以主力攻曲沃侯馬扼晉南敵之咽喉，以一部掃蕩三角地帶及隨汾以南向蒲絳沿綫散駐之敵，繼至六月中旬，相繼克復平陸芮城風陵渡永濟虞鄉解縣榮河稷河禹門諸要地，敵川岸殘部退臨安邑遂城固喜曲沃新絳侯馬等處，閉門固守，經我各團剷除之殘孽圍攻，一方破壞臨汾以南之交通綫，使敵補給增援均感困難，汾西方面，自五月中旬起，我肅清離石城黑龍關之敵後，備務陽石中陽一帶尚有敵一〇九師團之一部。我軍會徵度攻入城內，與敵發生激烈巷戰，敵不顧人道，使用毒氣，故我未能奏功，晉北方面，自我傳佈義軍北上後，相繼克復偏關蒲水河和林格爾諸地，五月二十八日，敵分三路進

犯，迄六月四日，三路之敵，合於偏東關北近郊。我傳作義軍及何柱國騎兵軍一部迎頭痛擊，五日拂曉，我退出偏關繼續戰鬥，六日我傳作義何柱國門炳岳等部圍攻偏關之敵，激戰甚烈至七日晚，敵不支潰退，我軍當即進駐偏關。

第二節 東戰場

一 杭州放棄及蘇浙境內之游擊

二十六年十一月下旬，我劉建緒部退守杭州附近，廖碧部退守桐廬分水於潛之線，廖部旋調至江北合肥方面，十二月十九日，我劉軍當面之敵第九第一〇一師團由菁山山方面向我攻擊，二十二日我向錢塘江南岸轉移陣地，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日餘杭州富陽均相繼放棄，一月中旬以後，我一面固守錢塘江南岸陣地，一面派兵在錢塘江北岸沿滬杭線，配合游擊隊深入敵後方，予以甚大之打擊，數月來敵屢於奔命，只能固守城垣，不敢越雷池一步。

宣蕪失陷後皖南之游擊

我軍由淞滬撤退後，敵分路向廣德宣蕪兩地進犯，廣德於十一月三十日失守，十二月八日宣城又陷，九日蕪湖亦不守。南京放棄後，十二月中旬至薛岳集團在甯國以北地區佔領陣地，阻止宣城之敵，唐式遵集團在南陵銅陵兩佔領陣地，阻止蕪湖之敵，同時仍派出有力部隊配合游擊隊深入敵軍後方發動大規模之游擊戰；數月之中，屢予敵以重創，蕪湖之敵為保護江南鐵路之運給，屢屢向我反攻，

均被我擊退。

第三章 第一期第三階段

第一節 長江方面

一 武漢會戰

當我軍放棄南京之際，敵以飛機迫我屈服而未肯如願，故徐州會戰後，敵即轉運兵力於長江方面，企圖深入武漢，破壞我抗戰中心區，使我不能繼續抗戰，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十二日敵先以陸海軍猛犯安慶，打通合肥安慶公路，並進佔潯山太湖，廿三日以波田支隊在海空軍掩護下進攻馬塘，七月二日又進攻湖口，敵軍在該兩處，均使所毒氣攻擊，馬塘於六月廿六日失守，湖口於七月五日失守，七月廿三日，敵復在九江附近登陸，遂展開武漢會戰。

敵進攻部署係各以二至四團之兵力，分四路前進，其在江兩者，一沿南潯鐵路前進，掩護其左側背，一沿瑞武路西進，迂迴武昌之南；其在江北者，一沿江北岸進攻漢口，一沿大別山北麓進攻信陽，迂迴漢口之北；此外並以縱隊溯江而上，陸路隊封鎖荊陵，竄以外線作戰態勢實行包圍殲滅我軍，我亦武漢外圍之九宮山脈、壽臯山脈、廬山山脈、大別山脈等山地，配備重兵數十師，預築堅固陣地，並在田家鎮兩岸構成江防要塞，待敵進入，予以痛擊。

敵在九江登陸後，我即退守廬山兩側及南潯岸上之既設陣地，敵第一〇六師團數度仰攻，死傷慘重，於八月廿二日，以第九師團，由漢口登陸進攻瑞昌廬山迂迴六陣地之左側背，並以第一〇二師

由星子登陸企圖截斷我南潯路後路，經我軍一部阻止星子進犯之敵，同時將南潯正面部隊敵軍馬
運附近第二綫陣地，利用廬山據點及兩側有利地形，予敵以重大損害。敵營壘天險邊界無一不
於十月上旬敵第一〇六師團主力及第一〇一師團一部，秘密迂迴至高姑嶺附近，被我抽兵包圍，於
雙十節圍攻日燬敵約四營隊之眾，敵棄屍放野，俘獲械彈輜重文件無算。

港口登陸之敵，沿瑞陽路西犯，同時長江敵艦四十餘艘向我碼頭富池口南岸要塞猛轟，我軍沉
着應戰，敵援將敵擊退，敵以大量炮放毒氣，我軍冒氣固守，敵終不能急進，每一山頭之得失，皆
付無數之生命及巨量之砲彈。至九月二十四日富池口要塞陷落，沿瑞武路進犯之敵，在白水樹穀血
山等處，遭我軍擊潰，死傷極重，嗣後敵再增兵沿長江南岸及陽新辛潭龍港等處，數路前進，又被
我截擊，在龍港木石港三溪口黃石港大冶鄂城金牛等處，予以重創，至十月中旬我遂次向武寧龍城岳
洲附近之綫後撤，十月廿五日，敵遂逼近武昌城。

長江北岸之敵第六師團自佔領太湖後，遭我數次反攻，不能前進，至七月下旬乃以海軍掩護其第
三師團，在小池口登陸，協同第六師團兩路猛攻，我軍苦戰數日，黃梅宿松相繼失陷，嗣後我軍反攻
，於八月下旬規復太湖潛山，敵乃改變其後方連絡綫，於小池口，仍積極向我廣濟東方陣地攻擊，戰
況異常激烈，我守軍犧牲甚大，陣地終被突破，乃退守界嶺第二綫陣地，及田家鎮要隘。敵遂犯田家
鎮，我守軍冒敵猛烈砲之轟擊及毒氣之危害，苦戰旬先後斃敵六七千，於九月廿九日田家鎮要塞失
陷，十月初，敵遂利用長江水道侵入田家鎮以西，在蕪春黃溪巴河黃岡陽通等處登陸，策應廣濟西進
敵，十月廿五日，該敵遂進至黃陂廣濟漢口間。

敵由大別山牛麓西進者，為第十師團第十三師團第十六師團，以信合路及滬河為後方連絡綫，於

八月廿八日晝夜六安羣山。渡淮河進攻我富金山陣地。經我宋希濂軍予以極大打擊。我軍三連陣地僅過半，聯隊長陣亡二員。因我淮河西進之敵。我固始，威脅富金山陣地之側背，我富金山陣地遂於九月十一日放棄。此後敵即進向濱川南進。被我張自忠部連，各部迎頭痛擊，激戰一週，敵僅前進數里，我軍損害頗多，乃退守大別山之既設陣地，敵力攻月餘，始終未被突破，但大別山北麓之敵已分兵越漢川西進，縱佔羅山，九月下旬與我胡宗南軍在信陽以東發生激戰，經我胡軍痛擊，斃敵五千餘，敵退羅山待援，敵陸續增加，胡軍損傷甚重，乃於十二月十二日晚放棄信陽，退守桐柏附近山地，敵即轉兵南下，企圖竄入武勝關以西，截斷我襄花公路，我遂放棄武勝，各部遵照計劃，順利轉進。至廿五日敵佔領武漢空城。

總計自六月十二日敵在安慶登陸起，至十月廿五日止，歷時約四個半月，大小戰鬥數百次，敵軍死傷在二十萬以上，其所使用十二師團，衰補兵五六次之多，敵之海空軍亦受重大損失。

第二節 南戰場

一 敵在大亞灣登陸及廣州失陷

武漢會戰開始後，敵苦戰四閱月，其兵力消耗之鉅，為開戰以來所未有，敵為策應武漢會戰並謀切斷我國陸運線起見，乃于台灣、緬甸部隊約四萬餘人，于十月十三日在南海大亞灣之頭頭附近登陸，數十艘及飛機百餘架掩護，翌日登陸，我守備部隊兵力薄弱，無法拒止，敵先後陷淡水、惠豐、博羅、增城、石龍等地，猛撲廣州，我水陸交通俱遭破壞，部隊集中困難，廣州于十月二十一日遂告失陷。

，我余讓設法轉運至清遠、橫石、良口附近所置之線，阻止當面之敵，一面整頓艦隊，準備兩後之作戰，新時我陳耀強兩艦留在襄陽虎賁地區，牽制敵人後方，我正面各軍即對敵施行襲擊，十二月二十四日克復從化，十二月九十九兩日和羅克查惠陽博羅寶安，敵因正面過大，處處受我威脅，乃放棄大亞灣方面之連絡線，改以廣州灣為連絡線，將其兵力退集廣州附近，憑險固守。

第三節 東戰場

一 東戰場之游擊

自徐州會戰告終，敵軍用兵力于長江方面，敵對東戰場，欲以少數部隊固守各要點。我為牽制敵軍起見，乃以劉瑄緒部任滬杭一帶，上官雲相部任京杭一帶，唐式遵部任江南鐵道沿線及沿江岸之游擊，半戰以來，各游擊部隊均為活躍，曾一度克復富陽、滬陽、宜興、當塗、宣城等處，又先後克復海甯、海鹽、安吉各縣城，且隨時對敵後方連絡，補給綫及偽組織予以重大破壞與威脅，我江防砲遠擊敵軍艦及運輸艦，尤奏偉功。

第四節 北戰場

一 津浦及平漢沿線之游擊

當武漢會戰之際，津浦沿線之敵亦欲以少數部隊保守要綫，于是津浦北段方面我石友三部與魯那

游擊隊，南段方面我游擊動部，分別擾襲敵人後方，歷次擊斃其甚大之打擊。敵亦深溝高壘，冀敢越故池一步。

五平漢綫方面，自敵炸毀黃河河堤，洪氾黃河，豫東之敵第十六師團，轉用于長江方面，第十四師團主力，轉用於新舊鐵路沿綫。此時我有方部隊，亦先後向湘鄂贛方面轉移參加武漢會戰。此時豫鄂大河南北當面之敵駐兵力不大，但我之有力部隊均已他調，亦未能施行大規模之積極行動。僅一面策動晉南方面友軍作戰，一面發動游擊戰。敵人在我豫魯境內，除佔領少數據點外，別無發展，無時無地不受我遍地游擊隊之攻擊，不僅被佔領區域偽組織不能實現，我政府政令之推行，仍能普遍於各地，并加緊組織民眾，增加抗力。敵欲統治其佔領區域之迷夢，盡已根本粉碎無餘。

一 晉省之游擊

晉省戰事，自我軍開始掃蕩晉南三角地帶之敵後，經月餘之激戰，斃敵不下二萬餘人。其第二師團殘部困踞曲沃、侯馬、新絳、聞喜、運城各城，饑餓外援斷絕，強恃飛機運送彈藥，苟延殘喘，我以缺乏攻擊火器，未能予以徹底消滅，殊爲遺憾。及至徐州會戰終了，敵抽調在豫東北之第十四師團第二〇八師團及其第四混成旅團，分三路入晉，希解曲沃之圍。七月杪，其土肥原師團、石黑旅團附川窪等部分兩路向我進犯，一路向大口村（晉城南六十里）前進，六月二十九日進佔天井關（晉城南四十里），一路自三十日佔我晉城後，廿月三日復陷我陽城，五日夜其一部進至沁水受我截擊，倏忽又大舉，八日敵乃陸續通緝鄭嶺向翼城西進，經我彭師王旅於十五日在沁水西南許家莊、五柳莊、劉家山等處擊擊，激戰甚烈，相持至二十六日，敵回竄沁水，二十九日晨復經我各部隊於王寨東擊斃之。其圍

擊擊血戰數日，除少數之敵突圍逃竄外，餘均被我殲滅，我相繼克復沁水、翼城、曲沃等地。

濟垣之敵，自七月十二日以來陸續增加，向垣曲方面前進，該方面之我軍避開正面，集結於邵源以北同善鎮以東地區，預備襲擊，另敵一部由曲沃經絳縣、橫峯關、皋落鎮向垣曲攻我側背，我另一部即撤至垣曲以西，準備與友軍協同東西夾擊，十四日敵進犯垣曲我軍常向敵左右襲擊，十七日我軍克復垣曲，敵不支，向皋落鎮方面潰竄，我嚴陣追擊，十九日進佔王茅張王村鎮，敵狼狽向羅浮關竄去。

滎經靈晉兩各要點之敵第二十師團，得補充後，其一部自八月十五日起分三路向永濟進攻，於廿七日永濟失陷，廿八日又陷我風陵渡，同時橫峯關方面自八月下旬敵我相持以來，迄九月廿四、廿五、廿六三日，敵第廿師團之大部連大舉向我橫峯關以南陣地猛攻，我奮勇迎擊後，向皋落鎮以南地區轉移，十月五日，我分向皋落鎮南北之敵攻擊，七、八兩日同善鎮敵二千餘在駱駝寨一帶被我擊潰，紛紛向垣曲西北潰竄，經我軍猛追先後克復茅鎮、口頭村、上下南寨等處，殘敵殘衆，於八日晨我續攻佔皋落官店，殘敵分向橫峯關、洽口、沁水一帶逃竄。

華北之敵，企圖竄擾晉冀邊境區內之我軍，於九月下旬會合各營敵軍五萬餘，飛機數架，圍攻我晉冀邊境區，我以一部同善邊境內各據點，另一部出包圍綫外，配合我平綏、正太、同蒲、等綫各部隊，分襲敵之後方，敵之圍攻計劃遂告失敗，大部敵八自七月廿一日起，相繼向平漢、平綏、正太、同蒲、等綫撤退，其後方阜平、柏關、台懷、石咀，經我先後克復，繳獲大部軍用品及軍械。

統計屠殺敵傷隊長以下傷性極大，而我則傷亡甚小，在此階段內我晉冀各部之廣大屠殺戰，

實已獲得基本之效果。

以上係第二期抗戰經過。

本期爲我軍以空閒時間消耗敵人實力時期，自重溝橋擊退。至武漢會戰完結止，歷時十六個月，其間分爲三階段，自對戰起至退出南京止爲第一階段，此後至徐州會戰完結止爲第二階段，此後至武漢會戰完結止爲第三階段。在各階段中，先後消耗敵軍共七十餘萬人。

當武漢會戰之際，敵軍收斂能力業已發揮至最高度，武漢會戰完結後，我最高領袖，召開南岳軍事會議，檢討全般情況，認爲中國抗戰業已到達一個劃時期，當即規定結束第一期抗戰，開始第二期抗戰。

第三篇 第二期抗戰經過概要

在南岳軍事會議中，我最高領袖特別注重檢討敵我軍之優點及弱點，其結論如下：

1. 敵軍士兵，因實行徵兵制多年，訓練有素；其戰鬥技術，比較發達。
 2. 敵軍官長，因平時教育統一，其中較之程度，比較發達。
 3. 敵軍編制，凡各兵種之組織及配合，雖不十分完善，但戰場上所需之兵種，則比我齊備。
 4. 敵軍裝備，因其兵工廠早有基礎，故各種火炮及自動火器與特種兵器等配賦較多，火力旺盛，破壞力亦相當強大。
 5. 敵海空兩軍倍絕優勢。
- 以上爲敵軍優點，敵軍有此優點，故其戰鬥力強。但其弱點亦甚多。即：

1. 敵作戰不能離開交通綫，否則補給不到，即戰鬥力全失。
 2. 敵在數量上佔絕對優勢，開闢戰場太多，作戰地域太大，目前戰場之廣泛，業已超過其所能使用之兵力，縱使竭其國力以維持其軍之作戰，亦根本不能解決戰局。
 3. 敵速反時代性，欲以有限兵力，佔領佔領，領廣大地面，以致處處被我包圍，並不斷的被我消耗，追擊門力衰減，必將陷於全滅。
 4. 敵國兵員物資有限，不足以支持久。
 5. 武漢會戰，敵軍力量既已萎縮至最高度，今後其勢逐漸下降。
 6. 敵軍統帥，指揮能力疲弱，經過上海、徐州、武漢三大會戰，在交通便利之地，雙方使用數十萬兵力，戰鬥數月之久，彼時有優越武器，均已戰勝，但均未能殲滅我之野戰軍，今後地形困難，敵將水進不能勝。
 7. 敵軍侵入愈深，則交通綫愈少，其背後連絡綫亦愈長，其後方受我軍民重重威脅，在某種時期，必遭我軍予以殘酷的打擊。
- 根據以上檢討判定，今後作戰完全對於我軍為有利。於是確立第二期抗戰方針，極力爭取主動地位。此項方針，不特針對敵之弱點，且進一步使敵軍迅速喪失其優點，在作戰指導上，特別注重敵後方之爭奪，將我軍直接作戰行動推廣至敵。今後方利用地形，配合民衆，到處騷擾敵軍於現地，我軍則依數量上之優勢，從各方面不絕的對敵施行攻擊。或隨時隨地施行襲擊，以消耗敵人之國力，疲弱敵人之兵力，衰減敵人之戰鬥力，同時對於我軍，則一面作戰，一面更番抽調整補訓練，并增加新兵，起設新兵力，以期於戰爭過程中，加強我軍戰鬥力，并造成優於敵軍之兵力。而於最後時期，

敵軍不憚已，乃亦發出「長期作戰」及「以戰養戰」之微弱聲。蓋其大舉進攻之能力，至此業經喪失殆盡，故自民國二十八年以來，敵軍之行動，只有倭擾海口企圖加緊截斷我海空交通，或勉強抽調兵力發動局部攻勢企圖在黨一局部打兩個局。但其結果，一為多開戰動，一為徒增消耗而已。

第一章 第二期第一階段

自第二期抗戰開始以來，我軍已轉守為攻，在民國二十八年一月間，曾先後發動四月、七月、九月及多季四次攻勢，并在敵後方發動大規模之游擊戰，其結果共斃傷敵軍在四十萬人以上，打破敵軍利用佔領地「以戰養戰」之企圖，又牽制大部敵軍於各地，使其不能有所作為而坐待我軍予以消耗，計自第二期抗戰開始起，至二十八年二月止，正規戰與游擊戰之戰鬥回數，即共有九千六百六十次之多，使敵人難欲在某一局部採取攻勢，亦感困難。故二十八年一月以後，敵雖發動南昌攻勢，圍攻我中條山攻勢、晉東南攻勢、湘北攻勢，然以上各役，除南昌攻勢敵軍僅得成功外，其餘均遭失敗。而圍攻、湘北兩戰，尤受敵軍大懲創，我軍愈趨愈強之事實，遂為天下所共見。敵既不得逞，乃於廿八年十一月中旬抽兵由欽州灣登陸，襲取雷州，企圖截斷我西南國際路綫，於是發生桂南戰鬥。敵為策應桂南，又發動粵北攻勢，結果，敵在粵北攻勢失敗，在桂南亦受極大損失，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南戰場

一 敵在海南島及汕頭登陸

三年來之抗戰經過

二十八年二月十日拂曉，敵以海空軍掩護波田旅團，在海陽灣、尤尾灣登陸，與我保安隊激戰，我因隔海無法增援。迄午後三時，海口、府城被陷，十二、十四、十六日敵又先後在榆林港、新英港、博愛港等處登陸，我保安隊以眾寡懸殊，節節抵抗，文昌、定安、樂會、澄邁等處相繼陷落，我保安隊遂轉移於蔚為腹地，繼續抵抗，仍隨時向敵襲擊，妨害其「建港口」「開機場」之工作。

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敵又以海空軍掩護第一〇四師團之一旅團及海軍陸隊共約萬餘人，在嶺頭附近登陸，我潮洲守軍竭力抵抗，阻礙海作戰，敵陸海空軍得以充分發揮威力，我軍不得已退出嶺頭，其後敵又沿韓江於自來水廠、龍湖市、雲步等處逐次登陸，進迫潮安，經數日苦戰，二十七日潮城被陷，七月十四日我軍增援反攻，曾一度衝入潮城，憤得而復失，遂退守新防樂鎮，以上兩處之戰鬥，對於兩戰場之作戰，並無重大關係。

二 敵在欽州灣登陸襲取邕寧

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十六兩日，敵第五師團及台灣旅團經陸掩護，在欽州灣西岸登陸，十五日陷防城，十七日陷欽縣，以後即舉其主力沿欽—邕公路北進，二十三日下午二時在邕寧東方強渡，二十四日陷邕寧，我軍因交通關係，於敵陷邕寧後，始陸續集中，一面阻制發達，一面預備反攻。

三 粵北戰鬥

粵北方面，敵自二十八年一月中旬由鎮遠向北犯失敗後，歸集廉桂南作戰，經謝雲境後，迄至二十日止，以第十八師團全部及第一〇四師團近衛師團第三十八師團之各一部共計十個師團之兵力

、第三路投獲。其在路第一〇四師團之一部，二十五日進佔昌江，縮治江口，三十日進佔英租界，并以全部進佔高田以掩護其在溪之安全一，中路爲敵之近衛師團之一混團，二十七亦越過良口，二十八日在石司春被衆奮攻，損失甚大。此路之敵，經我截擊，毫無進展。右路爲第七八兩師團全部，自增城沿東江支流北上，進佔龍門於二十四日進至龍門西北之地派坪，二十七日續向新豐西南之標坑進攻，二十九日與先頭部隊，進抵翁崗附近，我縱軍趕到，迎頭痛擊，敵不支，於二十九日，增城以北各墟，次第被我克復，并續向增城攻擊。此路敵左路之一部與英德、連江口、象洞、森田、潭潭等處頑抗，經我掃蕩，卒於一月五日上午將英德克復，敵向南潰竄，我追擊部隊繼至十日，又將連江口、潭田、河邊、象洞等處克復，繼又將葛江口、銀鑪壩克復。花縣亦於十六日被我克復，中路方面，我軍掃蕩良口、呂田之敵，乘勝於十六日將從化克復，我軍即完全恢復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前所有敵勢。

四 桂南戰鬥

昌江方面。我軍於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開始攻擊，十八日攻克福壽橋及九塘，十九日攻克大窩峯嶺，以後繼續攻克五、六、七塘，二十日敵軍增援反攻，大窩峯嶺，福壽橋，九塘又重陷敵手，此後我集中兵力於昌賀路，反復猛攻，卒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再克福壽橋，一月四日又進佔九塘，敵第五師團之十二旅團傷亡殆盡，我軍進至八塘。敵第五師團潰不成軍。

昌江兩岸方面。十二月十七日我以一移南渡昌江，由西向東，威脅昌縣軍之背後連絡綫，十九日

克蘇圩，綏遠，敵一部約三千餘，汽車數百輛西竄龍州，企圖誘致我軍於該方面，以保障其背後之安全，被我民團阻擊，廿四至廿八日竄回此間，我軍嚴擊該敵於西長圩以西地區，殘敵僅餘八九百人，突圍向島南逃去。

在邕欽路以東，一月十五日敵一部千餘進至鏡南圩，似亦以保障連絡綏寧目的，又獲我軍擊潰。敵以受創甚重，島南岌岌可危，乃由粵轉用近衛第一旅團及第十八第二十八師團各一部，連既有兵力約在三個師團以上，企圖再興攻勢，一月二十九日乘我後續兵團尚未到達之際，以其第十八第二十八師團各一部共一師團，沿島南路以北地區向我陣地正面攻擊，其近衛第一旅團則沿良慶、浦津進佔我永祿，北渡島江，與山伶俐圩、鹿頭圩之敵會合，進攻甘棠，直指賓陽，企圖包圍綏寧正面之我軍，予我以大打擊。此時我左翼方面之兵力較薄，二月二日賓陽「思隴遂相繼失陷」。然我編營團正面部隊，并不因此退縮，仍在思隴以北山塘與敵苦戰六日之久（二月三十日至三月四日），予敵重創，敵以插中線為動敵，夜以補給斷絕，方向上林方面撤退，而敵之糧團打碎計劃，即告失敗。

三日敵一部竄蘇圩，隔清公河與我對峙，四日敵侵入上林，七日進佔貴圩，八日竄至武鳴。先是我軍見敵六業已分散，殘敵良機已至，而我之後續部隊亦已到達，乃移轉攻勢，以有力二部拒敵前進，主力由貴賓路方面側擊敵八，三日克復甘棠，古跡，四日克永祿，并向賓陽之敵圍擊，敵勢不利，後方連絡遂有全被我軍截斷之虞，於一日起，倉惶撤退，二十四日，五塘以上六、七、八、九塘迄龜窩一帶，完全被我克復，敵以一部退守高峯劫及島甯城，其主力則紛紛南下，在欽州灣上始外駛。自我軍反攻島南以來，敵之損失在一師團以上，其結果僅能佔取島甯城，對竄我西南兩國際交通線之目的，並未獲實現。

第二節 長江方面

一 贛北戰鬥及南昌失陷

贛北方面自武漢會戰以後，敵我對峙於修河南岸，二月中旬，敵岡村寧次率五師之衆，以一部牽制我鄂南湘北部隊，主力趨修河進攻南昌，三月十七日敵以海空軍掩護陸軍進犯吳城鎮，迄二十四日，我以傷亡慘重，吳城遂陷。永修方面因二十三日虬津陣地被敵突破，敵機械化部隊活動迅速，安義、奉新先後不守，敵遂向南岸附近突進，經激烈戰鬥後，南昌於二十七日晚失陷。其向高安、武甯進犯之敵，經我阻止於該縣以西，四月下旬，我軍反攻南昌，二十六日我軍一部攻至南昌近郊，敵利用空軍助戰，到處狂炸，並不顧人道，濫投毒彈。凡一週間，敵我兩軍於南昌東南地區，演成激烈戰鬥，戰鬥結果，我軍雖未能收復南昌，但敵軍亦僅能固守南昌附近。

二 湘北戰鬥

二十八年九月初，敵寇對華派遣遠東總司令部，派西尾壽造司令，坂垣征四郎參謀長，企圖打破軍事僵局。首以長沙爲首先下手之處，九月中旬，南昌方面之敵兩師團（第一〇一及第一〇六師團之主力）秘密向贛江以西移動，同時鄂南之敵少秘密向湘北移動，計有第六師團第三三師團及第三十三師團各一部共約十萬人，長江敵寇亦向岳陽方面集中，企圖曾攻長沙。我偵悉敵企圖後，即準備對東方面拒止南昌敵軍之西進，對北方面則待敵深入予以聚殲，十七日，南昌方面高安、奉新之敵，首先與我

接觸，被我拒止，敵不得逞，乃改變方向，以主力經上富鎮、甘坊西犯，一部份向修水，經我三團圍攻，斃敵甚多，殘敵狼狽逃竄，與我相持於武寧、贛安、奉新各附近。湘北之敵，於十九日起，向我新牆河南岸陣地進攻，並施放大量毒氣，迄廿三日晨，敵在海空軍協力之下，分三路進犯，一路由通城南下，向麥市、長壽街突進，企圖繞攻我軍右側背，一路由正面強渡新牆河向平江、新市之總線殺進，一路在洞庭湖東岸之羅角市及魯田附近登陸，企圖繞攻我軍左側背，自二十三以後，各路皆展四圍圍擊，我軍本預定計劃，逐漸由正面撤退，同時都響反攻，靈軍兵於兩翼，敵冒日突進，其先頭於二十九日進至尾沙北面之永安市、十杉市、金井、關臨鋪、橋頭驛一帶。十月一日我下令反攻，猛烈圍擊，敵軍大敗，家無狼奔，我軍跟蹤追擊，當地民衆，亦起而協同，敵望風崩潰，死傷在四萬人以上，迄六日，我遂完全恢復原有陣地，並續向通城、岳陽進攻。綜觀是役，敵雖半載準備，雖海陸軍十餘萬人之衆，企圖於敵首西尾、板垣腹背之際，攻取長沙，殊不料大遭敗挫也。

三、隨策戰關

武漢之敵，對於鄂北我軍感受莫大威脅，二十八年我軍四月攻勢，敵損失甚重，敵爲鞏固武漢計，乃集結其第三第十三第六十師團及第四騎兵旅團，以其主力第十三第十六兩師團及第四騎兵旅團由鐵薛方面開始向我進攻，並沿襄河東岸向北迂迴，立第三師團則分由廬山、停陽西進，企圖圍擊我軍於桐柏山一帶，自五月一日開始行動以來，其由襄河東岸向北迂迴之部隊，曾先後佔領襄陽、新野、唐河。而信陽方面之敵，亦進陷桐柏，三面包圍我軍。我軍竊破其企圖，乃調兵增援南陽，並令襄河兩岸部隊截斷敵主力之退路，其在桐柏山部隊，則一面抵抗，一面向西北轉進，都署既定，遂於十三

十四兩日開始反攻。從冀方面夾擊敵人，敵死傷最異，倉皇東竄，我軍先後收復新野、唐河。縣、尾道。又克襄陽、桐柏，恢復原有勝勢，此役隨敵遺一萬三千以上。

第三節 北戰場

一 中條山及晉東南諸戰鬥

山西方面，自我軍游擊戰奏功後，敵軍最感痛苦，至唯爲首陽竄，尤其中條、太行、呂梁各山岳地帶，遍佈我軍，晉省之敵，位於狹長之交通線上，隨時隨地在我軍包圍威脅之下，並不斷的受我襲擊，敵曾兩犯澤潞，七攻中條，皆被我先後擊退，二十八年五月下旬，敵又以其第二十第三十七師團之主力，由運城、解縣及張店與分路南犯，第八次進攻中條山，曾一度佔領平陸、茅津，然經我軍迂迴側擊，敵即狼狽北竄，至七月中旬，敵軍由各方向抽調五萬之衆，分七路向我晉東南根據地圍攻，我軍避寇與敵決戰，開放白晉、博晉、涇屯、翼晉各公路，及其沿綫城鎮，主力移於附近山地，待敵沿公路進躡晉東南各城鎮時，我即隨地施行側擊，截斷其連絡綫，敵損失甚重，又相繼何竄，七月下旬我軍先後收復屯留、襄垣、武鄉、沁源、陽城、沁水各城市，迄八月下旬，晉城、高平，又告克復，敵死傷不下二萬餘人。

二 冀省游擊戰

河北方面，自第二期抗戰開始以來，我游擊戰異常活躍，二十八年二月敵由各方抽調兵力集結於

津浦、平漢兩綫，圍攻冀中地區，但其結果，則彼來我往，彼去我來，徒見敵軍疲勞，并消耗兵力而已。

魯南戰鬥

二十八年六月初，敵忽於我魯南游擊部隊聲勢浩大，威脅津浦、臨海、膠濟各綫之安全。遂以一師團半之兵力，向我魯南游擊根據地開始攻擊，與我軍在莒縣、寶縣附近發生激戰，敵軍於八日佔據臨。十日佔莒縣、沂水，死傷五千以上，而我游擊隊之活動，依然遍於山東全省，敵軍毫無辦法。

第二章 第二戰 第二階段

本階段自本年三月起，迄今尚在進行中，計本年三月至五月區，正規戰及游擊戰之戰鬥回数共有一千二百六十七次之多，其最重要之戰鬥為長江方面蕪湖東西之戰，茲簡述如下：

第一節 北戰場

一 綏西戰場

綏省西部，自二十八年冬季，我一度攻克包頭予敵以重大之打擊後，本年一月下旬，敵曾調第二十師團向西進犯，曾攻佔五原，進至臨河、普寧，我以一部由正面牽制敵軍，以主力向敵側背進擊，將敵擊退。三月二十一日，敵增兵進攻，仍被我擊破，我於四月一日確實克復五原，并乘勝追擊，

張表軍師地。

第二節 長江方面

一 襄東戰鬥

襄東戰鬥，係本年五月一日開始。自二十八年我在豫南鄂北不敵攻擊以來，武漢之敵時感威脅，故爲確保武漢減少威脅計，於本年四月間，由贛北抽調兵力，并集中鄂省城內部隊，企圖在襄東方面作孤注之一擲。

敵對此次作戰，係以南陽、襄、樊爲目標，採分進合擊戰術。企圖由兩翼包圍，殲滅我軍於南陽以南以及襄河以東之地區，其使用兵力，共約七個師團之衆，分別在信陽、隨縣、鍾祥三個地區集中，并置重監於右翼（即信陽方面）攻取明港後，即轉向西進。其左翼方面，則由鍾祥北進，欲以左右兩翼形成包圍態勢之兩翼，其中路則由隨縣沿蘄花路前進，企圖吸引我軍於襄陽地區，以便其兼右兩翼對該地區之我軍實施圍擊。

五月一日，敵由信陽、隨縣、鍾祥三個地區開始進攻，而信陽隨縣之敵又各分二路前進，故敵之前進態勢，計有五個路線，即：一由長台關經明港轉向泌陽，唐河；二由信陽至桐柏；三由隨縣至襄陽，四由隨縣至泉家店，五由鍾祥至棗陽，我除於中央地區之隨棗路（即蘄花路）方面一面抵抗，一面逐次轉進於唐河流城，并另以各一部分別固守桐柏山，大洪山外，大軍則早向敵之左右兩外翼移動，爭取外翼主動地位，敵自目前進，其右翼方面五月一日佔明港，六日陷泌陽。八日陷唐河，中央方

而亦於八日突進三渡橋，左翼方面七日佔張家集，續向新野突進，迄十日止，敵包圍態勢已告成功，各營進犯之敵均於襄陽唐白河畔會合，但包圍撲空，原計劃完全失勢，我外圍部隊反將敵之左右兩翼向中央地區壓迫，將敵之大部兵力圍於襄東平原地區。迄十日，我合圍之勢已成，隨克唐河，泌陽，將敵約四個師團之主力圍於真陽附近，敵死傷甚重。迄十六日下午魏克己率傷，計截至十六日止我所獲戰果，繳獲輕武器者，計五月一日以來，共獲敵約四萬五千以上，獲砲六十餘門，馬二千餘匹，戰車七十餘輛，汽車四百餘輛，其他俘獲甚多，十六日午刻，我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在襄河東岸張家集附近，督勇截擊南退之敵，不幸中彈陣亡。敵左側面之壓力銳小，遂於十七日反攻襄陽，襄陽復陷敵手。

二 襄西戰鬥

敵在襄東作戰失敗後，一面竭力支線，一面調兵增援，因受敵之刺激，遂亦高舉閃電戰，於五月三十一日晚，敵北場軍由襄陽東南突進襄西河岸，六月一日陷陷襄陽，其主力隨渡西渡，并分道南進，三日陷宜城百漳，六日陷荆門，十日陷遠安向宜昌進發，敵南場軍則於六月五日在沙洋南北強渡，分向沙市，江陵。十里鋪一帶西進，企圖由南北兩路圍擊我襄西部隊於宜昌以東地區。

襄西我軍，於敵八突進襄西河岸後，即節節向西撤退，於十四日晚放棄宜昌，而退守鄂北之我軍，則由北向南，對敵北路軍之背後節節壓迫，在襄河東岸者，於六月三日攻克襄陽，繼續向鍾祥前進，在襄河西岸者，於六月三日攻克襄陽，四日攻克百漳，八日進至宜城，截至六月中旬，我北兵團在襄河東西兩岸南進，業已到鍾祥，荆門，宜陽，宜昌之線以北，又完成一環包圍態勢，繼續攻擊中

以上係第二期抗戰經過

本期爲我軍爭取主動準備守爲攻時期，自武漢會戰完結起，至本年二月桂南戰鬥完結止，我軍力已能爭取主動，稱爲第一階段，本年三月以後，稱爲第二階段，目前正在第二階段進行中。

本期抗戰開始以來，截至本年五月止，又先後消耗敵軍六十餘萬人。

以上所述第一、二兩期所消耗之敵軍，係指敵兩方部隊之傷亡數，此外自編隊以來，敵後方部隊之傷亡亦有三十餘萬人。

第四篇 結論

當抗戰開始之際，敵人所採策略，爲「速戰速決」，「速決速和」。妄稱三月即可亡華，今屆三年之期，相殘數之生命，耗費量之財力，卒至百老氣衰。提幾何財，我軍則愈戰愈強，愈戰愈奮，而國民之激憤心亦益增高，今爲敵人所採「大和民族」者，亦將一蹶不振。

有壯士將完全消滅於中國戰場，而所謂「大和民族」者，亦將一蹶不振。

敵國人口有快自開始起至本年五月止，敵之傷亡已共達一百六十萬人以上。據調查其國內兵員已增至三十七萬，全國壯丁百分之八十三已被召入伍，百業停頓，社會極度不安，敵軍閥欲在戰場上與中國人消耗，其計畫亦及。

當第一期抗戰之際，敵軍使用兵力在第一階段爲二十五個師團，第二階段增至二十九個師團，第三階段又增至三十一個師團，當時曾經一度增兵，即加強一度攻勢能力。迨轉入第二期抗戰以後，未

今兩年各陸軍中平均約為三十五個師團，其總兵力均比武漢會戰時爲多，但其作戰狀態則比第一期任何階段爲惡劣，由此可見敵軍之戰鬥力確已顯著衰減，今後必日趨於困頓崩潰之一途。

我軍在抗戰開始之際，全兵額不過二百萬人，現在作戰兵額則已增至五百萬人，而後方尚有數百萬正在訓練之新兵，不但可以永久保持數量上之優勢，而各部隊之質量亦極已提高，三年來，我官兵之作戰經驗日益豐富，各種新式武器亦增加甚多，全國將士均能深切認識抗戰意義，視死如歸，愈戰愈強，各種武器彈藥，除少數特殊武器須向外國購買外，其餘均能自製自給，敵人若以爲還有優越兵種如優勢空軍及機械北部隊等，即可擊跨中國，是莫不識中國軍隊之特長，及中國戰場之特性，其結果必遭大敗。

倭寇滿口宣傳「王道樂土」，與所謂「建立東亞新秩序」，而其軍隊紀律弛，德藝缺乏，在中國盜淫擄掠，虐待婦孺，殺害無辜民衆，使用毒氣毒藥，又其勢力所到之處，廢資擄片毒品，開設花會賭博妓館烟寮，這都是，其所謂「王道樂土」，所謂「東亞新秩序」不過如此而已，至於作戰，則完全依賴物資的力量，其十兵在開戰之初，尙可力戰，及戰爭延長，受我官兵犧牲之精神之反應，作戰三年，已充分認識絕對不能征服中國，對於戰爭前途，憤懣之勝利，業已絕望，故厭戰心理普遍發展，在武漢會戰以前，我將奪取敵軍武器，極爲困難，現在一經我軍襲擊，即棄械潛逃，截至本年五月止，我軍業已肅清各種火砲七百六十餘門，機關槍三千三百餘挺，步槍六萬九千餘枝。

敵軍於苦悶之餘，濫炸我後方城市，此種行爲，在戰爭史上是不尋常之行爲，其結果徒遭國際人士之鄙視，並增加我民衆之憤怒，愈益堅固我全國國民之抵抗意志而已。

敵軍侵略以來，在中國所佔面積似乎甚大，但實際上，只是斷髮廢冠，其體質佔領之虛數則甚小。

計自盧溝橋事變起，至本年二月止，在中國境內發生戰事之省份，計有冀、察、綏、晉、魯、蘇、浙、皖、贛、鄂、粵十二省之各一部，及湘、閩、桂三省之各二個縣，以上各省，共有十六個市，一千一百七十個縣，被敵佔領市區或縣城者，計有十五個市，（直轄市在內）五百三十三個縣，但敵所佔領之縣份，其能完全控制者，僅有五十八個縣，其餘四百七十五個縣，敵亦僅能佔領之縣城，環城十里之外，即爲我軍勢力範圍，我地方政府照常行使政權。敵軍毫無辦法，敵所製造之偽組織，亦僅能支配城市內之少數人民，其政令不能出城門一步，故抗戰迄今，敵軍在淪陷區內僅能佔領少數不能統制地方，既不斷的受我襲擊，則積年累月，只有軍事上之損失，絕對不能獲得政治及經濟之收穫。

敵軍有一最大錯誤，即門戶開放太多，其作爲範圍，北起沙漠，南迄南海，駐紮之廣泛，超過其所能使用之兵力，以致任何一處皆不能構成絕對優勢，而在任何戰場悉皆演成相持之局。兵連禍結，士卒疲憊，其人員之傷亡與物資之消耗與日俱增，不特永遠無法結束戰局，而將來徹底失敗之大原因即在此，蓋中國有廣漠之領土，多量之軍隊，及偉大領袖領導下，而且具有五千年文化之四萬萬五千萬民衆，足以吞沒敵人之兵力。敵人實未曾想到也。

倭寇一貫政策，欲用以華制華之毒計，以達其侵略中國之目的，七七事變以前，固已用盡種種謀略，妄冀分化我國，使我國陷於永遠不能統一之現象，七七事變以後，更到處利用漢奸，樹立偽組織成立偽軍，企圖鞏固其佔領區者，以削弱我抗戰建國力量，惟倭寇此種毒計陰謀，終於失敗，彼欲利用漢奸作網領，成立偽政權實現其所謂「東亞新秩序」，直至現在不僅汪偽組織，不爲國際所承認，即倭寇自身亦已覺其偽組織之無能，不足爲其利用之工具。惟我全國軍民

則更因在偽組織之成立，既結愈「固，奮鬥愈激昂，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之信心，愈加堅定。

敵欲利用偽軍以補助其兵力之不足，鞏固其佔領區域之安全，但吾人知偽軍之依附敵寇，乃一時不得已之辦法，一旦機會到來，任何一部偽軍，均能棄暗投明，揮戈殺賊，爲國立功；二十八年六月以前，偽軍反正部隊，計有張視田，張應餘，吳朝翰，曹宇宙，金憲章，井得泉，朱子文，呂春義，王二修，慕興亞，劉盛五，劉金山，各部，共約十三萬七千餘人，二十八年七月至十二月，偽軍反正部隊，共有十二萬九千二百三十人，二十九年一月至三月偽軍反正部隊，共有二萬〇七百二十七人，最近更有豫東之曹大中，李中毅，宋克賓，張仁傑，等部二萬餘，反正率歸，予敵寇以重大打擊，收獲甚大之戰果。由此可知，倭寇以華僑華之毒計陰謀，業已遭遇重大之失敗，此後風聲所樹，偽軍相率率歸，則敵寇之崩潰，亦必愈速也。

縱觀三年來之抗戰經過，由於我們最高領袖及全國軍民之艱苦奮鬥，使敵軍轉強爲弱，我軍轉弱爲強，國之勝利基礎業經確實奠定，此種情形，今後隨戰爭之趨過，必更有速度的發展，我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毫無疑問。

(完)